

栖雲閣集

序



03155

栖雲閣文集卷第

序

息軒草序

今古蒼茫傷心之事多矣而名作不傳詞人早隕
尤爲惻惻乃昔人恨賦竟未及之何耶長吉玉樓
之召是始青黃會之間亦知世上有才人矣而不
能不以其遺什聽忌者投之廁中噫嘻豈此地固
卽淮王仙後左遷所司者耶不然何以金薤琳琅

栖雲閣

卷四

一

於此有緣耶至於文考子安諸君皆以盛年不偶
而且下從正則游不亦甚乎然以帝子王孫寂寂
同昆明之玉而靈光故宮反以一賦歸然如存奇
矣至畫棟珠簾成序後竝佩玉鳴鸞亦與南浦西
山共有千古煙雨空濛中呼之或出嗚呼前有百
世後有萬年豈以蜉蝣歲月偶延旦夕遂詫爲松
喬耶抑亦以金薤琳琅磷斑來禩爲大年不朽也
耶余讀子下先生遺詩而潸然隕涕旋破涕而爲
笑也予邑素多士大夫而以聲律聞於時者代不



數人人不數篇非盡不嫻六義蓋亦其地其時雅
有殊云夫吳越秀民燕趙奇士較然如五岳三川
之各有疆域欲易之而不能而三百篇以後六代
三唐英英遞吐亦如曜靈之出扶桑浴咸池降桑
榆而不可止此天下之所共知者也豈知百里之
內亦有燕吳百歲之中亦有漢魏唐宋之分班班
眉列者乎蓋予邑在萬山之中石田嶢峩非高貴
大賈之所集與夫高軒華蓋文人詞客之所樂遊
其風土有素夫亦與鄒魯深而吳越淺矣而士大

栖雲閣

卷四

二

夫之有聞於時者又皆各以勲名旂常之業競相
鏃厲意不及於詩歌卽聞有以詩歌傳者亦復渾
淪元氣勝於英華等差往代其猶在景隆天寶之
前乎若夫簇簇能新油油自得出入於陸游許渾
之中而爲吾邑樹貞元大歷之幟者其歸之先生
無疑矣予與先生居同里官同朝朝夕過從無閒
也故集中與予唱酬遺贈者頗多迴憶當時促膝
揚睂分曹角韻高論文人之表游心濛洞之初擊
鉢刻香撚鬚投筆一笑忻然輒棄去陶陶浮大白

矣其迴環諷詠細咀英華者未數數然也自謂此樂亦平平自可萬年如故若復耳所習聞生之有死合之有離此或古人漫談其理或他人偶值其事不足深信爲典常不然則亦俟之石爛海枯幾百年之後或者一目擊之耳不意數十年閒河山未改琴樽猶故而離合生死迷夢空濛追思向者擊鉢刻香撚鬚投筆陶陶大白之景如劫外緣如生前事已了不復得矣然後知塵世空花果有生死離合之事且止於旦夕迴首中便立見之益信

栖霞閣

卷四

三

古人之言爲不誣而感歎固有同情也然予深感所至亦有獨與古人不同者夫古人所謂潛然淚下者正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耳譬若朝花久隕夕秀難期其不見宜矣何復三歎乃吾同堂把臂非有滄桑而崦嵫一沉望絕復旦其爲涕泗又復何如此其有異者一也夫中郎雖逝虎賁猶存抵掌如生叔孫固在俳場粉墨啼笑相宣之會三古英游不難宛然覲面矣而晷刻低徊便驚沙劫與我周旋去若風颺江漢東流斷無迴浪此其

有異者二也至頃者手息軒之什把玩浹晨谷嗟
激賞乃深歎爲未易及豈文章一道亦與嚶鳴略
同接視聯几流連或淺至風雨離索之後攬停雲
而寄慨援芳草以興思情愫風誼方思之而益永
挹之而益無盡耶從來詩文之道興會懷新往往
篋衍舊咏視若陳人對客擘牋芳華溢目此固常
情也乃於此又有大異者何耶先生明敏爽豁蓋
經濟之才也即使大鈞剗印不欲以公卿假之亦
復可耳正不妨放歸田里斥逐巖阿使與此一二

栖雲閣

卷四

四

同人者負瓢田閒行歌陌上南阡東陌鳩杖柴車
數往來日月不延亦究爲黃髮詩老牆陰簷隙之
交檢點詩瓢憶天寶之歌聲數貞元之朝士仍有
足以自適者乃棘人偃蹇旣遲其建節之樓而朝
槿飛零復奪其生花之筆者何耶故予一有所憾
一有所望焉長爪王孫承帝召太早故所傳於後
者視青蓮杜陵十僅三四止耳倘使司命惜才拜
章玉闕賦成之後昌谷更生錫以期頤數十年所
則業以齒富比於香山渭南遂足爲後代詞人篋

行猗頓此非藝林快事歟吾昔抱恨於長吉今復
愴懷於子下文考子安意亦略同豈烏衣青箱之
彥富於才者縱脫屣塵界亦仍如世閒公卿佳子
弟往往爲造物所急收錄歟是又未可以呵壁致
詰者也然而八極悠悠三生夢夢或鬼唱鮑照之
詩或人夢靈芝之館布袍江渚杜陵野老之什不
異生前日脚鶯聲芙蓉城主之詩更畱仙後秋香
翼館夢澤曉青太白撚鬚依稀可睹是鬼是仙爲
眞爲幻吾何足以知之但無已之懷常欲借淨能
攝魂碑法盡呼古詞人才士而彙其新篇千百年
餘咏吟之什故當溢於生前數倍則息軒近作又
寧可量乎巫咸可降郵筒如生亦藝林奇快事未
可知也息軒詩向已授梓蓋先生執友蜀撫張公
坤育滇撫李公敬茲醵金爲之今先生從兄雪因
先生感深花萼補輯遺珠將以存先生於千百世
後意良深矣劖劂告成日當焚一通於墓門幽明
異道正復同情耳踐宿諾於文度或有之乎

新城雷令詩序

文學之於政事雖洙泗之門不能不殊科也久矣
文通夢裏之花可以代召伯甘棠乎曰否否中牟
車前之雉可以兼陳思繡虎乎曰否否夫吏治首
指西京至歌詩則以六朝三唐爲大宗此人人共
喻者也夫使卓魯龔黃握三寸不律與拈鬚奪錦
諸君子伏首而爭一韻之長或有所不欲然使曹
劉王孟棄其鞶悅授以一城一邑而責其桑無附
枝邑歌五袴恐揚鱣而退者抑又多矣此亦猶之
栢雲閣

卷四

六

泰豆之車廐尹之矢皆可分存千秋耳聖人曰吾
執御矣則兼長之難得也雖以天縱之資猶瞿瞿
若此矣吾讀栢臺令君雷侯之什而適適然驚焉
是何泰豆之弦廐尹之矢一人而兼長異曲而同
工也久之適然而笑乃知其故也夫對可以專政
可以達寧非僑肸選才春秋賢士大夫之翹楚哉
而尼父提衡乃合而責之三百之誦若以爲大田
之稌黍其千倉也固然否則以鹵莽之報責之是
卽非見卵而求時夜抑亦瑟之能工而求竽之清

吹矣迨再繹聖人之訓學詩也曰興觀羣怨曰事
父事君而有悟也曰興觀羣怨非陶情之大治乎
曰事父事君非盡性之大達乎夫溫柔敦厚詞人
之志卽大雅之才有其本矣至於牢籠天地涵育
萬有其於十五國之善敗勞人思婦民俗國風又
洞若觀火矣善沒者之於操舟數數能之彼固有
其具也詹何以綸鄒忌以瑟於從政乎何有雷侯
之蒞桓臺也曠怡夷簡吏不勞而民以康阜矣其
於報最而遷擢不亦宜乎學優而仕士元固非止
百里才天保治內采薇治外由此而大用恢恢其
在江漢之交乎而桓臺則爲之兆也云爾季子之
觀二南也曰始基之矣吾於桓臺亦然至於詩之
清新流逸掉鞅而前出於隨州考功之間則有目
者自能知之不俟予言也

耿又朴詩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其道百變亦折衷於聖人而後可矣詩言志非聖人之言乎志以人異人之不同如其面焉而奈何欲萬人而一面焉如蒙俱耶三百篇之風固十六國野人女子之言而雅頌亦諸公卿各矢其音者也其能笑啼優孟折旋簡子而出於一途乎李杜王孟詞壇巨手矣然王孟不同李杜而李與杜又復各取途焉其究各有千秋如宮商不同而皆爲韶濩之所憑甘苦不同而皆爲柝雲閣

卷四

八

易牙之所劑也至近代則袒分左右幟分漢趙矣苦詆其末流而獄歸於濫觴之星宿若必欲滅此而朝食祧此而自爲別祖者藝林之隘不止等於朝局蜀洛其於西域各宗分河而飲者無多矣何其無昭曠之觀而韓白英流乃作鼠穴之鬪耶夫申一己之長而欲盡廢其於我異者則蘭必與菊爭帝橘柚查梨相粹而質於士師如元明御域而唐宋諸君皆當掃其國史而等之輿臺有是理乎此皆夜郎自大不能持其所長而必詆羣雄以自

張何淺之其爲丈夫也夫天下固有元音如天符
所歸不屑與羣雄競力但自修其德而正統自歸
湯武垂衣而九域星拱不待兵車九合而始尊也
予居常持論如此而乃得之於耿先生又朴先生
之詩出之於天素齋之爲元音一以爲初日芙蓉
一以爲明堂鐘呂而又有山空水靜步履安舒天
際真人笙鶴翱翔之致蓋翛然自得容與埃壒之
表矣予往歲車驅東郡愛其風土清美士大夫多
嫻雅而郡伯園林窈窕清華幾於武夷九曲及登
栖雲閣

卷四

九

光岳樓屣履半天之上取又朴諸什讀之罡風四
起松喬若可揖而絳節翩翩至也殆將揮手蟻穴
呼吸沆瀣者乎又朴以名卿華胄紬書東觀石渠
閒讀禮之暇孜孜修業砥德爲郡國多士大師咫
尺鄒魯故應有人聲律之班班其一映也求之往
哲四溟何足抗衡東西不百里而遙則於文定谷
城依依在望也文定亦起家詞館卓然爲一代龍
門而秉鈞之後功施未竟天下惜之又朴方富於
春秋行當曳履星辰之際勳勒鼎彝補前賢所未

逮是吾所日夕望之者也區區聲律之美方軌燕
許已乎然際

堯舜之君在上拱明堂奏雲門而天下和平方行睹
之矣天保卷阿載賡無斁卽以此集爲
王事之權輿無不可也

栢雲閣

卷四

十

于子先詩序

予自鳩車竹馬以逮弱冠之年蓋屢詣桓臺云以外祖大司馬公時方里居數往定省故也既至則蕭閒無事名勝之地皆得杖履及之而名山勝水長林修竹殊寥寥也雖長白副岳雲氣蜿蜒決皆可以及之而突兀偃蹇若外臣然傲睨四封之外孝水般水自南來去城殆二三十里去發源之地百里而遙安行地中無復崩奔飛舞之勢盈盈衣帶止耳然而科甲勲名則久爲鄰封冠冕豈冲和

栢雲閣

卷四

七

之氣毓靈蘊崇如平遠之畫反足擅場畫苑乎至於飛聲藝林則季木先生實爲開山鼎革以來阮亭兄弟復軒翥詞壇執海內牛耳嗣響于麟宛如葵邱衣裳之會矣封胡昆從之以聲律鳴者亦復班班然倒篋衍而行世者指不多屈也其外隱君徐長公以雋才老筆能傳外祖季木之業而心淡閒遠韜光邱壑海內之人亦未得見一斑也桓臺固多才矣頃予再出佐司寇乃識子先年兄神觀巍峩掩映數十人所謂旄仗下形也迨得新詩讀

之則文如其人亦復軒霞舉回環諷誦則清泉
流齒香霧噴人如咀餘甘致足樂也吾聞于先之
爲令也數載萊蕪茹荼百狀而治行煌煌薦牘中
初則拾級貫索今已緩帶容臺臺之於諸曹中固
蕭閒仙署也娑婆老樹無復訟牒糾紛啼號凄切
之苦吏散鶴啼巡檐嘯咏以詩瓢充宦橐將有猗
頓敵國之富矣非必專以文章飾吏治也蓋文人
慧業包舉萬有故提封百里則可以凌杜轅召提
衡寸管則可以含任咀謝更上之而韓范羊杜叩
柄雲閣

之囊底餘智裕如耳子先槃槃之器自當以勲名
見於天下先賢旂常之業吾知將接軫而起矣

起東詩序

三才一生氣所周耳維詩亦然須性情勃勃有雷
出地奮之意斯可比之弦管薦於靈祇先王之所
爲作樂與士子之所爲賦詩無二道也夫風行水
上而又附於地雷起地下而響聞於天然則天地
自然之聲自然之色其皆起於動乎其皆成於不
容已而生生無已乎不然彼生氣不存而倮以出
之或剪彩或空花或鸚鵡學人語何當焉譬如令
曹蜍李志建大將旗鼓出井陘拔趙幟不千年壁

栢雲閣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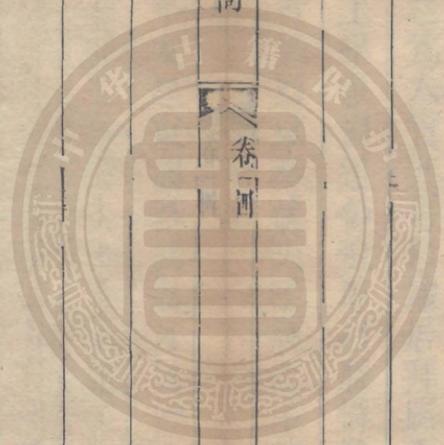
立乎予友起東謝君具異才負一往不羣之氣故
下筆錚錚入勝場興會所屬能令八公山鶴唳風
聲俱鏗鏘作金鐵鳴斯亦奇矣然吾聞古之人日
進無疆蒼萃衆美以君占籍齊都則太冲招隱可
賡也司理南康則淵明飲酒可和也至於華貫雅
宗翹登六代寧惟是詢惠連靈運之筵而牢體從
之彼雍容廟堂洛下書生之咏君家太傅去人又
何必有閒乎太傅超世雅懷殆歛氣而歸之於道
者是吾所期於起東異日之詩而又不僅望之於

詩也

栖雲閣

卷一

十四



起東南遊詩序

天地之所以靈奇變化者雷也風也而兼之者惟詩易曰雷以動之子曰興於詩然則騷雅壇壇無乃豐隆鼓車歟發爲于喁譜以宮徵鞠陵之刁調蘭臺之披拂想見曹劉握槩王孟濡翰時也或正或變各極其致曰頌曰雅總是風之大小鳴耳故聲韻之爲人實非可以端居拜跪而得者也雖才具雋上學涉淵通仍須帥以勝情逸氣乃可忽忽遇之昔長卿賦奏漢天子飄忽不禁若凌雲氣而遊乎天地之間不知長卿意思蕭散時控引天地原自置身位霄玉清之上下視瑤埃不啻萬億由旬也起東年文遠遊歸以一編示予予燈下讀之大驚急起把袂而詢之曰古人放浪江湖一筇五岳或得異書或見異人乃可洗髓滌腸超超位著子之南遊作何狀乃遽抽三唐篔簹扇若斯乎起東笑曰君言不妄億則屢中矣予之拂衣而南也一葉浮江斗槎自命螺川迴舸容與龍沙躡履五老峯頭披雲長嘯右楚宮左吳園蒼然短杖之間當

是時也齊州九點寒煙內蟻蝶起滅不堪一呷子
有是乎予謝曰未能也起東曰敬亭寂寞采石森
茫千古風流委之蔓草予乃躡位暉之遺跡揖青
蓮而笑語銀罌檀板賓從如雲喝月席雲睥睨今
古當是時也大兒宣城小兒長庚呼之欲出惟恨
古人不見我耳子有是乎予急浮一觴酬之起東
曰未也山川換文士之腸詩酒入古人之室致足
樂矣然未免所謂冷淡生活也予復倚棹秦淮撥
拾金粉墮珥遺鈿不減羣玉峯頭環珮聲矣邗江

栖霞閣

卷四

十六

載酒十里燈光如白晝平山畫舫藐姑目成贈漢
蕭之明璫畱芝田之瓊瑋珮細已結明霜皎日不
殊也子有是乎予爲之孳孳起舞不能已已曰是
矣是矣昔者子長浪迹小杜冶遊江畔酒樓敬亭
雲氣古人一事便足千秋吾子兼之仙仙霞舉矣
何怪新編脫手燦若芙蓉曉日也予因念起東雋
才千人亦見其爲吾黨白眉豈止詞翰一斑哉年
未弱冠以田何魁山左士一時羨爲璧人無何第
南宮豫章縮綬金逆之亂跳身不屈托鉢匡廬蘭

若中說偈參堂與白足抗塵人不知爲故侯也已
而王師渡江乃獻謀大將軍幕府以奇功超拜司
理已而讀禮歸田且錦作矣長卿揮毫鬚眉無是
曲逆盜嫂金石爰書國人爲賦青蠅焉我
皇上明燭萬里

制詔天官氏曰明堂計吏所以勸懲百城也而藩
臬大吏往往歇散詭實多以遷秩罷去及伏在草
土者應格對簿比多不讐其有麗在肺石者考功
爲灑洗以聞

栖雲閣

卷四

一七

天語煌煌實式臨之則起東復鴈門之騎以用其
所未足其庸以焜耀旌常者寧詎出古人下耶昔
陳思王之見邯鄲生也勝情逸氣風起雲飛百技
千長雷轟電掣今人眼如豆許妄謂世固未必有
其事此當未見吾起東耳倘窺左足灑水當不河
漢此言也獨笑予年來善病枯腸畏酒禿筆無花
每當起東詩酒淋漓後予輒辟易袖手作鉅鹿諸
侯壁上觀又大略如滕大夫醉後長揖希文時希
文擲書不得不逡巡避去耳昔人云問法知詩妄

觀身向酒慵三復此言粲然自笑起東故當挪揄
腐儒我哉

栖雲閣

卷四

十六

涉境詩序

古人縞紵未及而情愫相通者目曰神交予於西湖亦猶是也憶垂髫時得西湖志一編心目豁然寶持如連城壁晴晝枕函修途馬背羅剎江干遂爲予湯沐邑矣自後蚤春冰泮輒向南雲翹首曰此放舟西冷時也堤上青驄湖心翠翰不知遊冶幾何人亦有於簫鼓涼月笙歌之外認取湖山清涼面目者乎偶逢南冠君子輒問蘇堤桃柳無恙否兵燹之餘西子顰蹙何似或不減姑蘇荒草後

栖霞閣

卷四

五九

捧心掩泣時也積年夢想而山川閒之蓋不能不惋福命之薄云何者梅花百樹鶴羽九臯處士風流孤山俱永可謂適矣而余也宅維青社托在龜蒙僖父吳儂渺如河漢則遜其地岢嶷高帆茶監長鬣牙籌化爲歌板腰纏壯其纏頭銷金鍋畔亦少此豪兒不得而予也清白餘風泊然素士宣子杖頭元叔囊裏其與能幾何則遜其貲至彼麟符賜履燕寢凝香了公事於湖中排管絃於鏡裏可謂快矣而予也寄跡承明不嫺吏事則遜其才卽

令幸而一麾湖海而功令森森與唐宋異纔一翺
翔山水聞柱後惠文旋至矣是將如西子何哉或
爲借箸籌之曰勝地無雙河清難俟必待三緣輻
輳明聖湖頭知君遊履絕響矣何若以瓢笠雲水
了此夙懷庶參寥子不終作無是公爲屠緯真補
此一段實義可耳余爲首肯者久之會周康之以
詩見示蓋歸自武林息肩都門之作也三復諸什
情燦秀發如湖上芙蓉灼灼出水三竺六橋之勝
盡在是矣至其清機入悟境復似有冰雪集其腕
下味之冷然善也西山晴雪關雎之亂將無曉漏
聲中軟紅香裏猶未離斷橋殘玉釣艇茶煙畔耶
康之雖含蘭畫省乎吾知其去塵壒遠矣

白東谷南遊草序

皇帝定天下之八年乃始總萬機禮百神遣在廷
大僚出修祀事煌煌盛典也而東谷得吳楚之役
夫

真人御宇上之將與古聖帝明王通其響次之授
岳瀆諸神職使其降雲出雨禦災捍患以福兆姓
而佐平康之治此非溫恭淑慎精白無二之士不
足以揚

王休邀景貺也東谷殆其人哉乃東谷非止能恪

栖雲閣

卷四

三

修其職已也而又能以其嘯咏之情爲山川藻火
或曰此吳楚之地爲之夫三都兩京抽辭華縟不
過麗事累累以抽簞扇可耳中無歌哭之情也至
於六代荒榛三湘香草蕪城可哀郢都堪賦瓊樓
珠館白骨青燐此俱文人無端之夢想所棲風雨
如晤者也而況復有高流逸士之所都遷客騷人
之所寓妹子仙靈之所變現寥廓千秋呼之可應
自非土木爲腸安能不徘徊動色依永爲歌哉予
曰唯唯否否夫魯衛喜季札之來而南粵以陸賈

而著名山大川之精靈誠能助龍門椽筆古人固
有以流離遷謫而使其地膾炙人口千秋憑弔如
閩風玉井者矣況以六傳輝煌芝函赫煜天家一
騎品目名勝者哉此雖培塿荒微經東谷載筆當
有以寫風土而被管絃勒職方而參者舊不難也
而況吳楚哉乃吾獨怪東谷之南也無負弩牛酒
之歡無金馬碧鷄之泰原隰載馳僕夫況瘁意歎
然若有不自得者而武昌授予一編則慨然柴桑
白蘇諸君子不能已已何耶夫靖節固羲皇上人

栖雲閣

卷四

三

秦田可念聊代躬耕彼其視縮綬也與服朱也無
以異興盡便行不待督郵吾輩以卒歲窮經倖一
通籍者原不得擬之香山玉局則固仕宦中人也
文采風流照耀百世然此亦幸際昌明之期衰然
得全其賢士大夫之身故卽坎坷挫折遷謫流離
而所至聲施奕奕如所云湓浦廬山雪堂赤壁諸
區猶足令後之過其地者徘徊想慕如或見之而
不能頓去夫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而難易逕庭同
異詭趨是以君子論其世而愴然三歎也東谷之

意其在斯乎武昌而南則千古騷人鼻祖屈宋之所歌所哭斯弔故都而隕涕者也二子所際又不逮蘇白遠甚吾知東谷之懷古益深固將懷椒糈伐靈鼓招巫陽命彭咸而低徊於回風雲旗之際驅梁煙雲山鬼招魂諸什中高置一座焉惜予方持籌江干未能飛晨風之翼而寧其瑤華也至若莫愁石湖之歌宋玉朝雲之賦則東谷饒爲之方以精禋薦玉而未之及云

木子石髮詩序

吾讀木子石髮之詩而愀然於昔人之言也昔人有言曰詩能窮人異哉斯言一以危之一以戒之其詛楚之文乎其送窮之文乎是將以一丸泥塞風雅之關憫黔婁而大舖之也而或則椎連環而解之曰非詩能窮人乃詩以窮而後工是又爲釜生魚者曹邱生矣予不能無疑焉夫謂詩必能令人窮卿雲不累虞帝流火不崇姬公平謂詩必待於窮乃益工則蒙袂者掉鞅於詞壇而翳桑之人

栢雲閣

卷四

三四

皆可叶韻宮懸矣是二說者果可以爲篤論歟或又謂詩能窮人而亦能富貴人有唐公卿率出聲律中然而李杜王孟其首選也主第新聲固所不論而三子撚鬚竟世未嘗一與月燈牡丹之席非必皆以南山北闕之句忤人主也青蓮飄逸草堂悲感夫飄逸非穠肥之士悲感自憔悴之音此中豈有猗頓乎故殘盃冷炙非不欲辭也雖欲辭之而不能五花馬千金裘非不欲畱也雖欲畱之而不可鬻笑紛然皆詞伯也將無詩之功罪兩有所

不受歎無已吾妾以平衡爲調人謂必先定其人
以爲鵠而後窮之與詩可折衷定也其人爲窮士
之命也益之以詩而窮不可瘳也其人爲詩人之
材也益之以窮而詩不可量也而窮亦不可量也
夫以窮士之命而益之以詩則必率多好山好水
好輕裝遠遊好聲氣倡酬好睨傲當途而有不可
一世之意其所不屑若將浼焉好憂時憫俗而多
有不快於中夫好山水則棄本業好聲氣則似浮
薄好睨傲則所違易窮好憂時憫俗則世人笑罵

栖雲閣

卷四

三五

所不能免其窮固無怪也今功令旣不以詩取士
則與富貴之途已遠而又不能與世之旣都通顯
醉飽無事而染指詞壇令伯龍揶揄之鬼望而卻
避者衡福命斗室蕭然而吟咏方侈令應劉沈謝
而陟降及之也桃茱恐其不勇矣石髮清修自好
意若蟬蛻於塵垢之外者而脫口冷冷又多冰雪
之句磊塊之音與青蓮草堂若臭味然此可弔也
雖然有騷人之才貧士之命而萬一能致力於逐
貧之絕學必將擊鼓其鐙以與大司命交綏而爭

則賀戰勝者十亦四五僥得之焉則人定勝天之說矣蓋人能狡詐毒悍視他人室中之藏無不爲我外府者逐貧之學也人能沈冥貨利畢智竭力視性命若毫毛者逐貧之學也能視仁心義槩古來賢哲之名如仇寇者逐貧之學也吾觀石髮恂恂儒雅其於絕學慙謝未能久矣夫石髮之所長者旣不足與溫飽爲緣而所短者則深足以恣貧所虐使而不能謝是且奈之何哉今將爲石髮忠告之益禱祠而求之使其碎硯焚毫執贄而乞陶朱之門苟欲窮退必先使其詩退此殆不殊奪中散之琴步兵之卮而束之牛醫屠兒負販之中吾知石髮頻蹙而退以爲大戚此逆耳藥石不能受也如是者將操夸父之杖追郊島於廣莫之野正無涯際則詩日進而窮之不可量者恐亦信而有徵矣石髮慎之哉

松濤室詩序

頃展雲石先生松濤集而爽然移我情也然而冰
雪盈軸乃於京洛緇塵中垂首讀之則又未嘗不
顧影增慚矣因自念麋鹿之姿勿耽林壑家世居
城市中意殊不快也暇卽郊遊或嘯命同人亦或
率爾獨往雙履纒出重闌輒有飄飄凌雲意壺觴
枕簟書策棋枰作律師三車自隨泳清流依茂樹
散髮高臥見紅塵中騎馬人輒擲揄其苦益返顧
欣欣自得也久之夕陽垂巘素月流空村墅翳然

栖雲閣

卷四

三七

叩門寄宿率以爲常弱冠後稍稍有志四方蓋以
天下邱壑酬其生來蓬矢聞某山某水爲海內名
勝地意不禁躍然赴之嘗輕舸渡江欲振策華陽
之館易遷宮畔雲舄或逢乃歷白門鍾山之勝弭
節金閭揚帆明聖兩峯三竺間俱令有車轍馬跡
焉而後上會稽弔禹穴問智者之踪窮興公之賦
坐瓊臺之巔叩胡麻之跡雙闕劃然而開遂於塵
世割鴻溝無難矣而勝緣不偶淡旬回車迄今念
之怏怏也年來束影樊籠喪其故我塵土堆眸性

情都盡譬如土木偶人尚啞啞言笑耳至炎歊驅馬長衢中短髮淫淫以汗自沐問篋中名刺多少爲息肩之期回念林泉舊賞惘然便如天上矣其稍可娛悅比於化城者西望芙蓉插天冷翠或循河緩轡齒齒漣淪響聞百步之間雪影雷聲具體匡廬瀑布又或好事門巷佳樹亭亭縵綠惠風偃舒如蓋輒停策徘徊不能去以爲此長安中一息清都矣安所得先生數畝松濤也者而納履從之乎先生至行清淳道風秀世自當敞屣軒冕作塵

栖雲閣

卷四

三

壻以外人諸什具在謾謾清音欲酒貞白之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不虛也予雅志海嶠爲安期重陽諸真來往地乃先生通德之鄉襟帶溟渤五城十二樓時時在几席杖履閒予壬午之夏東指大小勞山息駕渠邱者信宿聞警而歸恨未得一識先生面然披尋往牒流連閒居諸什竹里鹿柴諸圖輒如摩詰前席觴咏竟日豈必別尋右丞哉或謂兵燹之餘地童童龍鱗盡矣予曰不然桃花源之在太康中其果有與否未可知也但既有靖

節自應闢地武陵垂休圖什先生此地將無同歎
至其始或云無終歸於幻閻浮百物孰不同歸正
賴有先生之詩而此地千秋松聲如在耳予以邱
壑畸人乘軒自笑息壤在彼豈負名山但每怪川
岩佳話率言豐草長林而予雖足跡不廣南北二
千里閒亦復時恣登眺未見有所謂千章萬蔭深
禕窈冥日月離合風雨奔會之區也私將推先生
之意而廣之移家蕭閒之地溪曲湖陰荷鋤種樹
須令松梅桐柳蔭覆數里不絕彌縫其闕則花竹
栖雲閣

卷四

三

扶踈爲政焉至若良田廣宅之語大非幽人所宜
此中卜築惟須草堂數椽漁舟一葉讀書釀酒放
棹採苓衲僧田父二三朝夕從吾所好卒歲有餘
矣然後取先生之詩一再賡之亦庶幾松濤之後
塵哉

栖雲閣文集卷第五

淄川 高 珩 葱佩

序

黃韞生文序

予友黃韞生豈以文字傳哉然自爲秀才時卽以文字爲藝林祭酒癸未成進士後二年而從容就義天下傷之久之而制義之散逸零落獲全於青燐白骨之間者寶光陸離連城益貴嗟乎玉經焚而性見檀旣燼而香畱星辰河岳之間其尙有不

栖雲閣

卷五

一

亡者存耶予與韞生同出會稽周忠節先生門下韞生笑言不苟而意殊抑然有以自下望而知爲有道人也予心嚴事之無何而韞生請假南歸無何而北都告陷無何而浙潮不至漢燼遂寒韞生以身殉之比予今歲過吳而墓已宿草離離矣嗟乎士生窮鄉山谷中患不得遊名邑步帝都見天下之賢者矣而介紹無因縞苧不接定交春杵古人奇事又未易數數見也至於旣分蘭譜再共函席可以盃酒連朝抵掌竟夕晰邱索之微言商廣

輪之大業矣而以塵土奔走閒澗蘭言聚散不常
存亡遂異子休喪質非古今人所同爲隕涕者耶
蓋忠節先生秉人倫之鑑爲聲氣之宗而瓠芥吸
合羣賢茅茹雖予最不肖濫竽其中而諸君子彬
彬立雪洵多才矣鎬京革命天與人歸而孤竹益
有千古臨秋尚庾俱從方外遊而或已解天弢或
方揚宗乘合之攜手墳麓雉經鳳舉固有三人矣
文忠之門不勝子瞻四學士耶晤韞生乃弟上枝
於吳門蓋能字兄之孤者慷慨有義士風非韞生
無此弟也上枝長君今秋雋武闡駸駸將絕景而
馳江夏之英賢有文武韞生益不朽矣

勞學臺文序

昌黎之殷殷於師說也何哉夫繡段千純未若錦
機之示者標立則羣趨器具而用博故也秋駕之
夢期者難矣不若受六轡於太丙範我馳驅則白
義山子躋樊桐於尺筮有餘裕焉鑄顏固貴乎師
哉故予讀書升先生多士鳴文藝而心折也制義
一途固人人殊矣下視之以爲優孟衣冠而高擬
之以爲鄒魯心印夫以爲優孟衣冠則抵掌可以
得楚相而賢者薄之以爲鄒魯心印則其下駟猶
栖雲閣

卷五

三

復西京註疏矣艾于子之斤斤於八股以與天下
之才士詎厲者以此雖其持之各有故亦過當矣
予嘗平心衡之則才人慧業一語其蠻觸之調人
乎夫慧業如太皞然鈞陶萬卉續繡飛揚慧業如
幢珠然七寶續紛兩四天下其力之所取則五丁
之蠶叢魚鳧也其巧之所逢則武陵之衣裳俎豆
也然其逢之也亦其力中之巧之所至也令漁父
一棹日繫於武陵鬪鬪之中吾知秦人子孫風馬
牛也久矣安得有靖節之紀介甫昌黎之歌行煌

煌千載哉先生以華胄雋才弱冠褒然庶常中然
方讀中秘書時予正在田間及予再爲小草乃一
晤於津門時已持籌郎署矣心甚訝之曰此確然
道山片玉奈何以算縉爲也已而持衡南國得人
爲海內冠已而爲齊魯大師予乃驟然而喜非爲
先生喜喜多士之得師也故每巡行郡國試案未
發也其邑中先達屈指曰某子甲必雋矣旣而一
一不爽也其不遇者退而自咎無愠色其父以詔
其子兄以詔其弟者曰盍自勉乎夫今而乃知力

栖雲閣

卷五

四

田之果可以逢年如左券也有如此先生乃復於
政事之暇出其緒餘以爲多士鵠大約潛以靈心
緯以豐藻行以古法或則賦手騷心煙雲繚繞或
則五花八陣風雨驚飛沈宋抗顏陶儲扶轂控縱
於蟻封之中刻鏤於玉楮之上猗與至矣盱衡前
哲倪鴻寶王季重以雋筆噪一時胡安定以教法
式天下倪王固甬東產而安定則尤先生桑梓三
先生皆越之良也先生兼之其殆後來者居上乎
方岳之職多矣至學使者蓋獨以學爲仕者也而

先生復仕而益學且將以海岱新機衣被天下可謂盛事哉或獻疑曰先生筆妙天下頡頏淵雲矣雖然亦知古人有以句拙才盡爲用晦乎何者假令秉國成者進此編而塵

乙夜之觀因之著爲

功令俾天下視學諸大夫試士必有程文以式多士恐揚解而退者多矣不幾爲入宮之蛾眉乎予解之曰否否夫薛燭之辨純鈎也非必身兼歐冶蹇修之締娉婷也非必人皆光旦左宜右有千人

栖雲閣

卷五

五

一見耳官人貴乎器使通識何至苛求耶且時賢一登仕版除目甲乙尊爲經史若王唐瞿薛之名猶一映也夫服葛者固須仲達而泣邢者亦得尹姬古人有言斯世而求一解妬者不亦難乎或復疑曰秋實淡彼春華至人黜乎健羨霜毫焜耀勿乃大中之帝復欲與延英士子競一狀頭爲愉快乎予曰否否聞琴迦葉不禁婆娑壁上桃花噴薄班孟此固賢達高致也且士子之荒於嬉也久矣三寸不律畏之若龍文之鼎惴惴絕脰而驚避焉

謝公不曰我嘗自教兒乎先生以身型之小子有
造正視螯弧先登耳或復疑曰鄉曾程式率倣先
正緇冠練布豈尙穠華隨宣梳洗莫傾城者非歟
予曰否否太羹元酒以列登歌之筵則舛矣島瘦
郊寒以應昆明之制則左矣歸昌振乎九苞龍文
迷乎五色斯乃臺閣之鴻裁而

國家之上瑞也則先生此一編也其不懈於位也
身爲的也王多吉士意在斯乎夫天下之以學爲
仕者學臣而外俯而廣文上而司成皆是也向予

栖雲閣

卷五

六

待罪虎闈嘗以問津止宿兩圖課諸士歌行又令
擬戰場秋聲諸賦亦博學鴻才之遺意也先生之
詩溫文大雅隨州摩詰之伯仲也古文辭尙靳而
未肯示人然則此一編中而徐庾之學韓蘇之法
具可知矣若以維桑先哲校之徐子與屠赤谷之
閒當高置一座無疑也臯比之暇或令多士獻其
長必有競勸而進於古人者吾知二東之士他日
爲

國家黻藻之臣以不朽盛事聞於後者其爲先生

門下士無疑也則先生之嘉惠來學寧有已哉

栖雲閣

卷五

七



四下士無疑也則先生之嘉惠來學寧有已哉

人岳時文序

予出山再佐秋卿思得賢才以匡其不逮數詢於部諸大夫而諸大夫嘖嘖贊人岳王公若出一口以爲此他日節鉞上選也予輾然而喜及退而詢桑梓諸公則又交口謂人岳立誠制行方軌前賢有餘裕矣予喜更有加焉久之而人岳以窗藝見示予初妄意此山左之文耳蓋予鄉山左之文以逢年爲正鵠期一當有司而止其標新領異自出機軸可爭衡於吳越間者率寥寥也及開卷則愕

栖雲閣

卷五

八

然而驚時氣洗盡子雲深湛之思杜陵沉雄之筆奔走腕下用筆如刀有力如虎如金鵬之擊海如巨靈之開山故人之昏散者讀之而如履滄溟意之凡鄙者讀之而如瞻嵩華古人齋心而後渡江信非欺我矣世人每謂文場有鬼入彀者頭點朱衣吏予每戲謂人司文鬼神亦復拘墟山左朱衣之吏亦老於山左場屋習見應制文體恪守爲金科玉律非是者卽以苗軋黜之矣恐七曲帝子之分司亦未具超曠之觀也迨戊午鄉墨則迥出新

裁直欲排突江表斯一奇矣乃人岳之文則又剗
闢蠶叢造物之生異才未可以地限如此戊午闡
藝如太白之縹緲欲仙人岳窗牖則浣花之沉雄
絕世異曲同工并足千古矣天下無淺語也深心
者聽之則理能廣大矣天下無小技也盡心者爲
之則致盡高深矣行文之妙有用筆疑過輕而不
病於虛者有至理以包之也有用筆疑過重而不
病於實者有大氣以舉之也則文字雖小技乎而
用之達於政通之進於道也久矣我因而憶其下

筆時如對神明如侍君父如掬水洗腸如僵死樹
杪以此文心奏刀於盤根錯節若然有餘裕矣而
分藩無何乃得賜履西蜀予復笑謂之曰予雖不
嫻弓義之卜固知君之宜於蜀而蜀之亦宜於得
君也文章有神固與山川相召君之筆底嗟峨澄
泓蛾眉錦江可掬也此地待人將焉避之秉才如
是其非組舞康廵畫諾庸福之人天實命之矣不
寧惟是開闢蠶叢之烈又將於君有宿緣焉蓋自
小醜跳梁以來益州何止魯無鳩其將返於洪荒

也幾希矣人岳五丁之手又將於方輿試之焉使
此二三子遺重睹康食重睹彝教井絡之墟重沐
堯舜之澤此卽巢燧之分身也寧止王襄樂職文
翁經訓而已哉夫一益州也前代矧爲宰相廻翔
之地今乃頓爲巢燧佐命之鄉其功德不百億由
旬無算乎然吾又有爲人岳惜而轉爲人岳幸者
人岳之啣命也雖熊軾朱幡赫然二千石之上乎
而腹笥則豐行裝殊嗇竟不能庀車馬挾襪被以
行而同曹諸君子慨然義助如昔人襄名士之婚
以不得與名爲恨蒼涼古道此日重光諸君子之
高誼自足千古而人岳之致此固有本矣何西曹
之多賢視前哲加等也因竝書之

珠善義序

一言而天下無餘理者率性之謂道是已一言而
聖賢無餘事者修道之謂教是已原始要終通復
總歸一善故也舉世尊天而貴聖人豈知天道止
一善道而聖人止一善人乎聖而不可知者卽其
善而可欲者廣大而精微之耳子輿之以性善接
踵尼山有以也然子輿之學在道性善而尤在正
人心人心正則教行而善立天下乃復性矣昏衢
日月人得以免陷阱之憂非所謂功不在禹下者
歟不佞往者以田何之業分校浙闡拔□□潘子
歷有年所矣今歲來晤金臺得所刻珠善義讀之
洒然而喜不覺其卷之立盡也夫五經首易諸卦
首乾四德首元仲尼曰長善者其統天者也盡矣
故學焉而無大過知焉而不遠復孔顏由此其選
也物躬訓世道固一揆先儒謂子輿深於易所見
卓矣予雖未能奪子厚之席潘子所輯固足干城
名教與子輿心性之旨有合九師訓詁何足陳哉

實庵詞序

六義之學至揚馬而乃浩瀚故昔人以能賦爲大手比來文士賦殊寥寥固宜歸之詞曲明矣夫聲律始於八闕此星宿海也而其氣與天地之氣相通天地之氣日開故聲律之道亦日暢而詞曲中之天地亦復曠然無盡三唐可謂四寶行地浩淼千秋矣至滄溟所歸非宋詞元曲將何屬焉蓋所貴乎大海者蛟龍出沒風雨驚飛天地迴旋日月往來詞曲亦然一於六義中變賦之體而得風之

栖雲閣

卷五

七

用故非五七言詩之所可盡矣前人漫有軒輊其所長文人習氣耳恐未爲定論也今日之以詞曲名海內者指不勝屈而實庵之詞則鏗鏘先鳴跗注之君子往往壁上觀矣予每讀實庵之詞驚魂蕩魄愴恍不定初讀弔古諸作慷慨悲涼羽聲四起如逢祖士雅劉越石諸人旣而讀咏物諸作入微窮變五色陸離又若樹珠幢於谷玉之曲而百寶麇赴也陸海局促蚊蚋一器啾啾耳神遊八極之表攬化人之袂而上征者亦有人乎然而左思

曹唐尚窘邊幅位風未暢是則吾所深望於實庵
者倘肯走筆貺我當拍洪崖之肩瀝酒曼聲而歌
之步虛之音上薄禹餘黃曾天上九華紫微諸仙
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栖雲閣

卷五

十三



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大雅堂詞稿序

居恆抱膝作癡想欲奏牋重陽上邀鳳尾書得一切便宜從事以攝魂裨法追古來名姝數人則有若庭花翻砌者則有若犀尊隨甌者則有若紅豆子譜拍者則有若黃金縷泥夢者則有若柳絲芳草愴春風河滿一聲闌珊雙淚者悉勒令按部分衙引喉麟麒屬上易遷諸姊復以紅窗雅奏八琅璈柘枝香坐無休而居士以一石葡萄主之箕踞自笑老奴差不負爾此釣天七日遊也下視陸

栖雲閣

卷五

七

海中潑面紅塵日蹙蹙墨榜煙閣者詫語何物蓼虫刺促如此則浮白一叫絕乃碧翁且切責驕溢無狀主臣誠有之願悉罷遣自贖不止如汾陽驚心楊相大拜時也則三褫紅牙以班管爲九賓以銀光爲九錫自清平廣大教主而下溫韋柳周迄勝國登壇諸彥一一吹之輒以此一九龍香敵魏太子閒房妙選上亂靈祇足令車子妬煞譬如啜墨嗅茗消磨熱惱翹首麴車上暫補平原十日豪於此芟嗜良不能己已耳而表叔射甫以所著詞

稿授予快讀一過曰美矣備矣是固不佞案頭填
恨物也色則齒蒼初舒百尺光明錦而情致芊絲
似美人低鬟絮語字字入人心肺至本色名通無
忝元人所謂當家者乃用髯蘇讀史法取類歌之
晴窗點綠好客不來茶煙縷縷欲裊則閒居者宜
至若玉瘦花啼懊薰薰淚照心在菊芳蘭秀之間則
懷人者宜及夫寒碧冶紅盟蜚揖鸚淫槍駘蕩敗
葉遊絲顧若蒼茫移我情也昔人辨體以臚宮調
之位拾柒拾伍較如列眉是編其有兼長乎然大
奪才人夢毫恐牡丹亭未許問渡也

栖雲閣

卷五

五

約本色之語出於香艷尤佳旗亭雙鬢知無別唱
允矣其當於雅云若世人高語白殺爲教祖謂可
國朝作者比比梁閣梅整湯艷陸幽各具搥碎黃
樓手茲固又當以雁行進矣不佞邇來欲辦寒灰
枯木生活守綺語戒不復作垓頭弱草輕狂而卒
讀是編聊復見獵蘭畹吳騷又復夤緣於絳宮銀
海之交射甫殆悞我哉然吾每聞其詩腸賦心踢
韓突庾閒以餘綺命雪兒此特其一斑也而雅能

深悟好道畱心竺說宗乘事試問柳岸曉風較栢
樹子相去幾由旬此重公案似向明眼人不妨爲
秀鐵面下一轉語也

栢雲關

卷五

二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樹子相去幾由旬此重公案似向明眼人不妨爲

秀鐵面下一轉語也

鍾一士詞序

鍾子以尺書來曰不佞待罪下邑絃歌之化未有當也惟是牛馬餘晷閒操柔翰竊以金荃蘭畹之遺佐子燕市一觴予啟緘而大咤之曰異哉鍾子之強敏而肆於志也往予總角時卽與鍾子爲筆視交劖切藝林睥睨當世士期各以文章馳驅海內蓋交相勗也久之予困頓文場鍾子率一再先登拔蝥而舞爲吾黨軍鋒冠矣比年來予承乏詞館謂當以鞿輓爲功乃意興蕭然如秋後籜因自

栖雲閣

卷五

七

笑向者喜負稜稜恥爲跗注之君子後一何童心未盡也又以年踰強仕非與子墨客卿鬪春華時欲向腳跟下稍究實際輒作焚視君苗八識田中綺語根株稿盡矣乃鍾子佩組皇堂比聞茹荼百狀厨傳蕭然杞菊可賦也而韞拳事貴人郡尺符旁午而至吾意卽元道州當此捉襟攢眉或不復能染毫鏤思矣乃鍾子戴星之瘁不廢鳴琴曉衙填委方軌召杜之塵退食委蛇高揖周秦於座總持前彥不亦泰乎可異也豈邑大夫雖云窘瘁而

瘞仍有鹿縣尚得魚不至如金馬浮沉曼倩欲死
卽有時單騎謁大吏歲不過二三行耳視長安客
子日以高骨馬蹴躡縑塵中風霾乍來鬚眉俱失
者固有閒矣外此而印牀丹筆陸離指揮如意騶
卒伍伯纍纍魚貫而匍匐階前俯首北望儼若神
明且也鈴下小史或亦堪代雪兒之唱故鍾子若
矣而亦稍有所樂於此而流爲宮徵以代鼓吹耶
是亦未可知也且鍾子少爲貴介公子閒雅多藝
能文史之暇自以絲竹度曲殊不減仁祖天際眞

人想造物者欲以艱危吏事妬之苦之而鍾子不
受則曰是區區者固無若予何撫字之字魯有鳩
也猶不廢我嘯歌其倔強猶昔風流自喜如此苟
造物者不紆其伎而必有以逞之也遺大投艱將
後來者益力或賜履而分陝提封千里連百城而
授之鍾子安所逃之然吾卽以管城子策之而知
鍾子之有餘力於此何者鍾子而非槃槃大器短
繩汲深將朝夕鞭策案餘積牘如日有食之奔走
周呼鳴鼓搢鐸而不給於救也何能燕寢清香琅

然而聞于蔦之音乎卽不然恢恢遊刃有餘矣而
以辱在泥塗枳棲自悼日作捉襟攢眉之狀戚戚
無歡其器爲已狹矣夫才有以肆應而中又有以
自廣天下行必賴之然則鍾子將何以自免於艱
大乎

栖雲閣

卷五

九



楚遊日記序

袁中郎云三生舊發遊山願一卷新傳辟穀方每
誦此言莞然獨笑曰是殆爲我咏也予河魚之疾
四十年餘矣非得文成之訣能不食也而不能食
於國風獨悟樂饑二字蓋饑之可樂勝於郇公厨
遠甚一日循例兩舉箸所謂應酬故事勾銷前件
者非謂人生必須此也至於杖履眺望垂髻便爾
自念宿生豈久與禽尚有煙火緣乎不然者何以
輿會所關蕭然獨往青鞵勝於彤襜一杖過於八
栖雲閣

卷五

三

騶乎取夫遊政固有定程矣九州未便行脚五岳
故先染指而五岳之中秀削惟華雄博惟衡乃衡
在南紀數千里外古來王者六龍過駕猶憚遠而
攝之以霍乃欲以瓢笠屨筮坐而有之難矣從來
之高隱湘楚者大抵皆大江以南人士也予每引
睇南雲邈若天外迨

皇上親政遣廷臣祭古帝王予以宗丞濫竽私計
曰輶車其指西南乎而予友黃門劉君素善六壬
豫贈予詩亦有明年定向衡山去之句云迨隔歲

而予果以神農虞舜二陵行矣以時將十月有餘
以地將萬有餘里可謂壯遊矣而遊乃未嘗有紀
此亦事理之所不宜者蓋以予之好遊有素不止
身自好遊而亦往往好人之遊故每就遊人而叩
其所至若山川風物在其人衣履眉睫間也不止
好人之遊而竝好囑人作遊紀以相示蓋得人之
遊紀而坐臥讀之如與之方舟竝駕而追夸父也
故凡輅車將出就而請所托者予輒托以遊紀輅
車旣返而或有所覘者予則先索其遊紀之貺以

栖雲閣

卷五

三

爲此南金大貝之錫也乃予以十月之久萬里之
遙而竟不成一紀則予之懶於筆墨好多望於諸
君子而往往自恕有如此亦可發一大噓也至於
歲暮歸來歡言故里親知過從斗酒而話萍蹤問
山川之曲折吳楚何分高低何狀則問之嗣宗若
對圖經也問縞紵之逢迎何地何人何時何故若
披蘭譜也某方之風土何狀某邑之貨貝何等若
指掌而列螺紋也蓋嗣宗已有成書燦然掌故矣
予於是乃听然而笑謂非嗣宗之同我行也予雖

馳驅三湘乃如竹葉瀛洲圖恍惚如十萬縱向人
抵掌娓娓謂嘗炳香二陵驅車三楚飛觴祝融之
巔蠟屐君山之麓皆詭對妄言之或夢寐偶至而
無稽如齊諧志怪而已或竝疑三湘九嶷者文人
寄托之言如西漢未必有揚子雲亦未可知也予
嘗念三代而下以壯遊稱者莫若司馬子長觀其
於名山大川帝王都會稍一撰述皆可補輜軒之
所闕職方之所未紀者而千載而下未聞龍門有
遊紀而列傳八書貨殖數萬言垂之萬古何其詳

栖霞閣

卷五

三

於人物錢刀而儉於攬勝山川一至此耶然使當
時同遊有人載策多興當不爾爾何者子長之作
多採左國楚漢春秋而爲一家言則萬里壯遊安
知不採同人之冊而侈爲已有乎未可知也嗣宗
之爲此篇也不資粉本而燦然成書詳記日月緯
以英華星槎可信則嗣宗之功大矣其中閒及予
者則嗣宗臆爲之宋玉微詞莊生寓意莫從見想
當然之類非實錄也夫五岳勝蹟矣而岱宗日觀
予家園中物杖履已數數及焉熊湘之奇茲復目

治禽尚之所侈者已有破竹之勢矣予自是以往
天假之年將一載而恆華嵩高飄然而爲汗漫之
遊不知從我者其誰耳

栖雲閣

卷五

三

盧先生傳序

吾往年偶得先生孝廉約一冊竝清言數則洒然異之意服爲謹飭名行且蕭然自得人也及後讀皇明臣錄則列之魏黨案中轉而生疑豈染指通顯後塞之不變也果難乎久之乃得復閱全集則學涉淵通根柢道義非尋常士大夫可易及也又復疑之因質之同邑大參大參甚爲之不平最後乃得此傳讀之慨然而歎因以知古今是非原未易明不止悠悠之口雖黃易溢雖六計官評千秋

栢雲閣

卷五

三四

信史矣令人抱不白之誣者良多也昔

闕文闕文

雖稗官之言良有政矣此猶其遠者也予卽以近事徵之如詞林陳長卿亦掛名逆案中然予見其人恂恂長者也迨其彌留之日多吉祥異徵知其久契於神明矣大學士孫沚亭先生見小史中云受李賊僞職其實先生當國修史月旦則京師未破之日已微服自盧龍返故園久矣令此書悞傳諸後代豈不以爲信史乎大抵史傳易淆以疑信而官評易行以愛憎則蒼黃之溷淆也易易矣盧

先生六年而至正卿正蘭人炎炎之時人固不能
無議耳蓋權臣當國濡首固易卽不濡者而迹之
相近事亦難白是以君子貴乎先幾之哲而投劾
之勇也

栖雲閣

卷五

三五

張相國醫驗編又序

上帝好生慈尊救苦三靈千聖其道同歸更無疑
矣而救苦之中又有爲好生之所尤急者蓋人共
知生死爲第一大事矣而會當桁楊疾病不可復
堪之時有視一死快然得免痛楚如登仙界而萬
不可得者亦深知之否乎蓋桁楊所橫加仁人之
所急欲援手無疑矣若刑當其罰則仁者能惡不
可姑息是死雖當救亦有不可救者在也至疾病
之來或以天災或其自取事不可知然非有不赦

栖雲閣

卷五

三六

之罪也而號呼呻吟非又仁人之所痛若身受而
無疑者乎故神農黃帝帝王之祖也而開統爲醫
宗藥王藥師調御之尊也而垂名於龍藏至仙人
而杏林之董太白之孫則更有表表萬世者矣此
無他蓋救苦而全好生之仁固其尤急者故西域
以醫爲科第仁之至也予邑相國聖鵠張老先生
舊刻有效方一帙予於三十載之前久已僭爲糠
粃矣今歲重檢舊作意猶未暢乃復申言之曰古
人有言醫卜者聖人之外篇也故卜亦以伏羲文

王爲鼻祖然卜止發蹤指示而醫則起死回生矣
是孰輕孰重耶後世聖人以好生之大者爲事故
志在教養四海而刀圭湯散則周禮姑統諸宗伯
而已予嘗再四思之教養之成功人皆溫飽人皆
聖賢事固大矣然溫飽之人其病之苦也與饑寒
同科聖賢之彥其病之苦也與愚不肖同科則病
之爲害至切而至重也不又爲聖人教養之所不
能救焉者乎卽仙人未至飛昇禪人未證聲聞亦
不能不以病而瞿瞿也故予平生竊有微憾焉以
栖雲閣

卷五

三

人而不仁或雖仁矣而未智不能究五運六氣之
變窮百草萬物之性者可無論也以仲尼之聖也
子房孔明之賢且慧也而或以慎聞且以禱聞或
以辟穀而從赤松子遊或以隕星而斃五丈原畔
則其皆爲二豎之憑陵而莫禦也明矣卽上之仙
佛已成神通不測亦安能遍四海九州諸紛紛碌
碌之人而一一應之乎所幸仁人智士雖不能身
爲扁和者而仁術出焉亦可與神醫分座則惟有
刻行良方以廣其惠焉四海可以几席千秋可以

且暮謂龍賓剝藤之力非假年於南斗而返魂於東岳不可也昔太史公傳倉公諸人也惜僅列其事而未載其方至陸宣公之書亦成於降謫之後耳未若先生方軒翥天衢之時早已爲痛楚者厯同體之憂之爲大慈也予幼時愚而不知養生日以飲冷水爲樂未弱冠而脾傷曉起至午不能殮也必嘔盡宿食已而嘔水始黃繼綠苦矣苦矣如是者累月謂必死無疑後以蒼朮膏而愈庚辰暑浴於河自午至夕又以爲樂遂病瘧數日幸已愈

栖雲閣

卷五

三

矣飽肉而復作已治後事兼手書一紙托家兄至今日已四十餘年矣昨偶檢敝笥其紙猶在也當時偶聞新城一兵能療此病乃聘之來用大蒜搗爛貼於手腕之中央覆之以帛亦一二日而愈矣及去帛則肉之下陷也二指餘迨年餘則肉之上出也亦二指餘矣又踰年乃平而其痕亦至今猶在也後辛卯予典試江南甫闋文而瘡發蓋背爲風襲故也卽欲出闈而監試御史爲同籍上官君三立挽留甚力予無如之何乃細檢行囊得予外

叔祖故方伯新城王公簡便驗方中薑茶飲方試之一服而霍然立愈此後予每遇一病卽多求效方而錄之遇人之曾得病而愈者亦急詢其效方而錄之各病各方輯而成書又嘗作求人效方詩一絕句刻之板而刷之竝日日隨身一小冊名曰詢人效方冊爲行囊第一事求方詩中用東坡同醉語蓋東坡不能飲酒而樂觀人之飲迫人之醉也東坡之樂與之同焉故也同醉一語或以爲此昔賢寄興之詞而不知卽萬物一體之意也如有

病夫於此號呼偃仰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矣而我乍授以良方號呼者遂破涕而爲笑偃仆者遂翔步而能趨亦人已同快焉否乎予平生作客遍歷南北若汴梁吳楚以至燕京皆有車轍馬跡焉而所至之地書廊市攤凡見效方未嘗不捐價取之過於鄉孃秘笈也然而冊籍太多恐龐雜未必盡善且無以爲貧賤者地其利人也幾何矣未若此冊之博施濟衆也至百里之內則又有鄒平太保華東張先生懸袖便方及新城方伯康宇公驗

方之刻竝此刻而三矣故予嘗謂人能一日記一
二簡要效方其爲仁人無疑也而況於累累若貫
珠可以廣應乎而況於授之剗剗可以四海無窮
千秋不盡乎其爲樂也何如其爲仁也何如乎昔
釋迦文佛之爲老僧穿針也自許爲不嫌功德之
細不嫌功德之多者三界萬劫之慈尊爲人乃至
如此我輩何可無此意也予閱今歲乙丑七月耶
報恭讀

栖雲閣

卷五

三十

於黃帝素問內經諸篇觀其義蘊實有惻隱之心
民生疾苦無不洞燭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
執意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皆未精思極論文義
每欠貫通朕甚惜之茲當海宇昇平正宜懷保吾
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等可取醫家載籍酌古準
今博採羣言折衷定論成爲一書永垂不朽以副
朕軫恤元元之至意大哉

王言真視九州如一體力廣上帝之好生者此與
趙宋之聖惠方同而年復踰數百則方加廣矣書

復加折衷則選益精矣前代帝王盛事有遠不及
今日者際當陽

聖主之鴻慈憶往代良弼之仁善再題數語以識
樂事天下後世之仁人君子其來無盡將有慨然
而同心益爲可久可大以洪大生廣生之仁者苦
海洋洋化爲樂土無疑余不佞固有厚望矣

讀此文想見先生萬物一體之意吾儒之惻隱
釋氏之慈悲盡在行墨中矣雖廣額屠兒能不
動念涕洟耶乙丑蜡日王士正伏枕跋

鵬邱雜錄序

阮酒嵇琴奇人多癖飽食熟睡措大宿懷其來久矣而予生平亦有妄想欲以靖能攝魂之法尙友昔人看昆陽之戰遊梓澤之園參五家車騎之除檢萬國王會之圖而猶未若陟鄉嬛之洞天登崑崙之冊府爲足愉快而滿志也丈夫坐擁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此固士大夫之高致也然而菁華可掇而徒記姓名譬諸沒人之於龍淵也鱗介專車便可頡頏照乘否乎卽令照乘之珍充內府其視

栖雲閣

卷五

三

懸幢海墀雨被四天下者差數爲何如耶故百人之瞻舍利也其所見者不侔矣將相之陳晬盤也其所取者不侔矣待其人而後行予謂讀書亦有然者彼康成車後褻然夜郎不亦戴晉人前之一映乎夫訓世之道則備諸經治世之法則垂諸史古今之學盡於此矣而二者之外復有二端焉次之亦足以游泳情愔宣暢陶鬱所謂笙簧六籍園圃七略者非歟至於研藏史而揖位元籒貝多而追調御虛靜位北之地希夷帝象之先則出世之

宗尤超然毘盧頂上矣或則獻疑曰太極多此一動遂使萬象紛然世返鴻濛星緯亦寂惘惘此中豈有一字子母乃爲蒼頡所役役乎予應之曰子不聞伊川之言乎何思何慮是有此理但言之太早耳不止束書不觀魯直爲笑至仙人而不識字是亦道華所揶揄不已者也或又進規曰雅言罕言垂訓萬世庸言庸德亦足以爲君子矣中人以譬若曇華高語滋惑也何居予應之曰有是言也然而五經以易爲冠冕不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乎此固尼山讀易法門也象先物表大暢位風視興觀羣怨授政專對之語何如且朝聞夕可與柱下天竺之道果可以淄澠判否吾非易牙正未敢知也予不佞攤卷忘疲未盡書生宿業每發願悉屏卷帙而屢懺屢犯之餘依然故吾徐邈□栢時一中之迦葉聞琴翩遷起舞故當不異人意矣予向來南過秣陵北依

帝轂趨墟報國仁祠徙倚殿角書攤者予也吳越之駕甫稅早已書廊緩步者亦予也以至輶車遊

舫半載縹緗不知者或妄意爲陸賈之裝而不知其多遮眼故紙皆蠅鑽未出蠹魚爭伯者也卽今年踰古稀而老人無寐五夜呼燈一編達旦羣從執友每笑問予發篋揣摩尙欲南宮應試乎抑將以博學闋詞與諸君子爭一日之長乎予亦啞然自笑而無以應也而痴嗜所鍾則又與雜說稗史爲多蓋海珍適口不必大庖幽蘭爲芳姚黃卻步矣今歲乃得梁葵石先生鵬邱漫錄一書廻環誦誦之不能釋手其足以淑世治世灼然著蔡無疑

栢雲閣

卷五

三五

也至於出世之學偶一拈舉便是上乘吾嘗衡量前賢謂通明稚川兩君子百世上人邈焉不可復睹矣何幸於尺幅遇之頓把浮邱之袂乎昔漢皇經營九有屬意有在此編亦不佞之關中也先生神情開美朗朗如百閒屋而霽月光風之中蕭然塵垢之外望而知爲閩風樊桐中人無疑也故雖通籍多年端揆是佐而鳴珂佩玉松風之致宛然百尺樓頭不必寄跡羅浮尋丹勾漏也所謂鳳翔千仞下視九點齊煙神遊八極之表白雲先生攜

手待之者是耶非耶故其折衷六術提衡百氏鄴侯架上觴豆斯存而探驪得珠碎盤取印更有出於伊洛壇墀房杜埏埴之外者先生自此遠矣予登朝將四十年而謁告家居者二十年有餘閒中掌錄亦約得二三十卷而逡巡點定未及成書是自中散之懶尙未易瘳然亦可謂與先生同好矣而循省平生其相同者固不止一事也先生曾祖太宰公撫予二東而予先大父嘗案王畿也則同先生以丙戌舉南宮與予兄同籍而予與乃弟蒼岩大司馬舉癸未也則又同先生官少宰而旋左遷也復與予同但先生爲

栢雲閣

卷五

三五

王國鼎竊昆從琳琅鼎貴此則予不及者一也予蓬心孤落百無一長而先生大器槃槃飛黃龍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詵詵孫曾濟濟而予膝下寥寥則不及者三也宣武之似越石得毋爲女子齒冷乎至於不佞比來禾麥不登黔婁分座租吏獻門重陽擲筆此固當有獨長先生雖貧或不能不讓予一頭地耳閒嘗屈指海內藏書之家褒

然猗頓者以勝國言之錦江太史豫章王孫其巨
擘也閱其書目尚令食指欲動至數十年內則有
若退谷少宰櫟園侍郎爲最二公已謝賓客書亦
多半散逸矣今則上黨四世方伯常山蒼岩司馬
耳蒼岩廣搜秘笈賓朋盡是陳農予往亦曾攝袂
鵬邱之下擎擎壽槐愾懷前烈而輶車猝發未得
寓目帳中秘笈每思乘興而北行吟長柳之廊飲
馬滹沱之水造門而發藏書請以十日卒業焉今
者老病侵尋都無宿志惟手此一編便似與先生
晤

栖雲閣

卷五

三六

羽衣黃冠薄遊蓮渚開樽挹蘭之亭捉塵高林之
館訂釋道氏之異同評南北宗之頓漸溯洄咏懷
伊人宛在矣不識先生以爲何如也

栖雲閣文集卷第五終



